

文選第三冊

卷六至卷八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城

廣城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遞相頓折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

孟子曰君子所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

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

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

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

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穎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情有險易

者習俗之殊也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雖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

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歧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

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

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夫泰極剖判造化權

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道遙爾雅曰權輿始

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

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流而為江海結而

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

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

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楊雄交蠻陬子夷落

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

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

人與禽獸無異毛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

襟也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

天下之胃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長世字吐者以道德為

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

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吐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

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

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

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

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

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厲翼孔安

國曰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

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

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曾儋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蠻貢職

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善曰詭隨匪人言詭

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

為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樊

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後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

飾華離以矜然假佞渠彊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

躅舛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

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

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躅駁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逵泉華安居韓

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

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

曰臣請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

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佞彊江淮閒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

車眾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頰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躅讀曰舛舛垂也駁色雜不

同也頰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劍閣雖嶠憑之者蹶

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

廣雅曰嶠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善曰老子曰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

曰蒂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

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

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

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北彼桑榆之末光踰

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長庚之初輝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況河

翼之爽塏改苦與江介之湫小湄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

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故將

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角六合之樞

機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

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

州者也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

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

躒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回內鼎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

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也躬躬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

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鼎詩曰內

闔官故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繞光

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

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

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

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

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曰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
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
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
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
初八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
興禁網踈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
辭注曰維絃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
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
邃之貌沈長含切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
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
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
曰躬眾也毛詩曰子孫繩繩芳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
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
伊洛榛曠嶠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也臨菑
牢落鄢郢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
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鄢縣呂氏春
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
而是有魏開國之

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獨犖由麋之與子都培塿

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犖麋古

麋椎顙廣額色如漆赭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

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

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

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

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

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

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
寘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
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歌魏曰美

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異道開胷躬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烏朗切川澤迴繚恒碣礧礧於青霄河汾浩泮而皓漾南瞻淇澳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馬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地理志曰魏甯觶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鄧許鄆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苾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曰涓水蕩其曾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鄆舊都周分為鄆鄆衛碣礧高貌碣五感反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切沂古且反上林賦曰灑灑潢漾廣雅曰浩灑大也皓故老反灑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昞昞墳衍斥斥或嵬壘罪而複

陸或熿光善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網緼嘉祥微顯而豫

作是以兆朕振古萌祗疇昔藏氣識緯闕象竹帛迴時

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

宅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

白壤厥田惟中中閔閉也詩云闕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酌酌原

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魄壘不平之貌魄烏罪切熿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

泰又曰天地網緼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

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丁計反

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闕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

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

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

也東京賦曰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漢初弗之宅

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

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

而高門有閔浪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

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爰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蕭相倚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謀

謀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爰易爰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宄

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

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

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閭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僭具也饌勉反又曰僭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

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

揆日畧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陳

魚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崩

起以崔嵬髡髮徒感若女雲舒蜺以高垂

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與

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

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躰豫或為務西都賦

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

繩杜預左傳注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書參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

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廉崖也鄭玄禮記注

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

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髡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

素環材巨世埽楚墟除參差粉棹老複結藥櫨疊施丹

梁虹申以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澎池

都賦曰因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柄謂之藥說

文曰樽櫨柱柄也然藥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蒂倒茄

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雷

謂畫為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

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旅楹閑列暉鑒挾浪振棖題黹

此毛詩曰漉池北流也

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鍾

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

一印重刊可端

裝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簾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鑒照也聲類曰黹深黑色也直感反黹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楯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鏑嶙峋埤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巖巖北闕南端迨遵竦峭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

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

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

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留所土無綈題錦夕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

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施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夕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

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

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有司馬門闈守門也周官闈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

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

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

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

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醴亦

順時膳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闥向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外東入有

內鑿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

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

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

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

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

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

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

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

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

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

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

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

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

特有温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芒

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

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

女論語注

右則踈圍曲池下

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日繪畫也

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絳子對切芒芒

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

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

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

坊之中央有温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

女論語注

右則踈圍曲池下

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日繪畫也

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絳子對切芒芒

湯弱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睳呂梁馳道周

屈於果下延閣片宇以經營宮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

而重雷下冰室而互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中有魚池

既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蓼木之細枝

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蓼故傳曰慈母怒子

折蓼而答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遊也漢殿舊有

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

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間金

虎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

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為徑周行為營建安十五

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沍堅也春秋

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

責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兮芟芟說文曰睳察也干例

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

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飛陛揭孽

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靈光

殿賦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小故曰陰基

周軒中天

丹墀臨森增構我我清塵影影雲雀躡蹻而矯首壯

翼攜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

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

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

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

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翥於薨標感愬風

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

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躡蹻則舉羽翻用

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躡蹻而矯首也躡音提王吉

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

也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眈

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

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躑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牖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曾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搗鏤搗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也

長塗牟首豪微古**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

蘭錡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鈞陳罔驚**牟者閣道有說者也霍光傳說昌邑

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微道也畧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

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鈞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鈞陳星

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轆轤魚**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

越埃塏害鳥**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

况誰勁捷而无猓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

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墻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堞洫厓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轆轤高貌也鷓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塏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

大司九十一
卷之六
十一
乙五重子
葉友

若若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曰慎而无禮則蕙猥與蕙同
思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
地祇之禮也苑以方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圃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

深蒹葭胡官蔚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

濤而浸心潭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雉者擇

音若咆交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勤虞箴

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在武苑

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

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

也雉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况其巨者乎揚雄曰勃

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鷓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江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

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

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

大何也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

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

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腴腴垌野奕奕菑畝甘茶伊春蠶芒種斯阜西門漑

其前史起灌其後澄汰十二同源異口玄田為屯雲泄為

行雨水澍稷古衡稌徒五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麻紵均

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方而隔踰奕世腴腴美也詩云周原腴腴

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

今鄴下有十二澄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爲十二澄丁鄧切微子變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

疏均田之制從此隳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

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腴腴莫

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

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漑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

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渴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

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蒔更也郭璞曰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

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內則街衢輻

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

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櫛以而有踰習習

冠蓋莘莘巾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

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

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

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官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
群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
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擱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
屋步擱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擱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
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
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
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其府寺則位副

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

榮肅肅階闕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

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
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
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
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
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
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
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
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閒曰闕許亮反周易曰
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
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植毛萇曰植幹也 其閭閻則長壽

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苟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蹀斂其中長壽吉

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
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
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窻廣
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也徒協反說文曰斂區也

丘知 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閑

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雜襲剖居綺 闕罔掇

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稟街之邸不能及鄴城南

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
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閑闕繕完
葺墻以待賓客巧人以時幕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
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
雅曰閔巷門也一曰閔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巧人
塗人也冪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蘭相如奉璧西
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
慎淮南子注曰削剗曲刀也剗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
輟止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郵支
首懸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廊
三市而開廡籍平達而九達班列肆以無羅設闌闔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
侈所規之博大周禮大市日具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見上
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

貌爾雅曰規視也他吊反**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

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子平而交易刀布質

而無筭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
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

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
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

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

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
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

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周官

工飭貨入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相文之後禮
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

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
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小六

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周官曰平肆展成鄭少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優渥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白藏 平之藏去 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其資

賓帙積帶琛幣充牣 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

燕弧盈庫而委勁 異馬填廐 而駟駿

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廐燕幽州也弧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繫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賓布廩君之巴氏出帙布八丈賓在宗反帙音稼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子朗反

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 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

重龍裝旌旗躍莖弓 珧 解繁 牙鋌飄英三屬之甲縵

莫胡之纓控紗簡發妙擬更 平 羸

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繁弓柙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惺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庶土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揚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勃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齊被練而銛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息戈襲偏聚以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

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銜氣彌銳三接三捷既

書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交白休交虛雲撤叛換席卷虔劉

侵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鞫鞫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元五印國無費留

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讀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書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曰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尅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休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休于中國吞滅咆休者剋默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表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史記蘇秦曰鞫鞫勢若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

者刑印印角刑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刑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阜落氏也衣之偏絮之衣韋昭注曰絮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絮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楊雄上疏曰石畫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西都賦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救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鞬鞬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鞬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於魏武孫子注曰賞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不以時但留費也

戢柯以柙刃虹旒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圉圉寂寥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獸相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礮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

雄虹之長旒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柙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園囿文子曰法寬刑緩囿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朔北思躋偉絲絲迴

塗驟山驟水襁負責贄重譯貢篚髮首之豪鏤耳之

傑服其荒服歛衽審而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

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緹所

纍纍辨髮清酤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温耐躍

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醞據讌酣滑無譁呼瓜反地

會

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髮首畫禮鬻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責蒼頡篇曰責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賓爾簋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醞許氏曰醞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躡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馳武羅司之穿耳以鑲郭璞曰鑲金銀之器名馳音神鑲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晉灼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笈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笈禮記注曰纒今之幘也纒與縱同漢書曰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髮削左衽毛詩曰旣載清酤說文曰澌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瞞瞞豐多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

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滑矣毛詩曰滑昔也鄭笈曰沛昔之也一日滑樂也
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 傳響起疑震

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言 觥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

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

繼堯也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食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

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

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贏

也博雅曰**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

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

聆聽也

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鞞邁昧

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鞞鞞周

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

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

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

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

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屣也鞞都泥反鞞俱具反毛

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孝經鈞命決曰東夷曰昧南

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鞞昧皆東既

夷之樂而重用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既

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

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

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

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

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

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

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

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不伐天斧斨以時習恩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

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

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

穎離合以尊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

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草木未成曰天斨方登

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麋見於郡國赤魚

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

者外赤內青也楊雄太玄經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

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

高一何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粲然盛著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壁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槎士雅切枿五割切天鳥老切析七羊切曾子能切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丁步也丑赤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鳥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尊茂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

收收
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醴粹餘糧栖畝而弗收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音悉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異其神器闕玉策
於金滕案圖錄於石室考麻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

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微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

讎校篆籀篇章畢觀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河洛開奧

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玉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滕滕緘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讎校所為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故曰讎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收收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猥積醴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雍胡廣碑曰餘糧栖于畝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而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相武帝太子為魏王漢帝以眾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元為黃初尚書曰將遜于位遜與異同消擇也古夕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

也籀音胃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尊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

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險秋霜擒翰則華縱春葩英詰

列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

謚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鄆陵侯

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

千人騎數百疋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

凱也四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

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

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

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

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衽險猶猛也魚膽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

霜蒼眉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兗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

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

書大傳曰周人**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

可比屋而封

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

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曠留重華而比蹤尊

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步

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督

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慮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且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

謂夕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

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糲葛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麤也韓非曰糲糧之飲

黎藿之羹數賦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

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斃於人斯又曰綽綽有裕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

或名竒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

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泚泚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

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女俗無影木羽

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

驗術故將去而林燔

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適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鴛鴦

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

蓋節淵在平原藺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

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自稱躬王

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鍊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

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夕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地十

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

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啜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

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水中
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繫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
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
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
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
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師門
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
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
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
也淀音殿說文曰抵亦翅字翼翅也叔鼓切今音祗抵
飛貌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
易陽壯容
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
耐中山流湏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上之梁清
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絲續房子練總清河若此

之屬繁富夥禍夠古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
兔園

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
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躡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
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
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
有人曰亥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
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干
日憶曰亥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
亥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亥石冢上掘
而開其棺亥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亥石
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上屬陳留也地
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相斌曰雍上之糧清流
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
綺又房子出御絲清河出練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
漢書音義臣瓚曰跼爲躡躡都牒反躡所解反薛君韓
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淇園已見
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也洹或
爲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絲廣雅曰總縮也

廣雅曰麴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多也簡章徒九復而遺言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

上林之墮墮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切逸詩九變復貫知

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

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

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

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未上林之墮墮本前脩以作

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擥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

林賦曰頽墮墮填壑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

放雉兔收置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

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

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

以墮墮墮填壑亂以收其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

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

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墮之

事首尾相廟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墮謂

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

於墮墮收置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

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

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

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臨見而

法則之上林則頽墮墮填壑雖本前脩而鄙賦其軍容弗犯信

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其軍容弗犯信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

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

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管劬仲相相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

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

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

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

曰令問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令望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春秋

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

門嗷嗷同軒搨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

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

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

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嗷嗷古謙字說文曰搨按也

加將相室逸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

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

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盛以簣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
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廊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
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榮解嘲曰室
隙蹈瑕而推惟庸蜀與鵠鵠同窠句吳與鼃鼃同穴
無所屈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
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鸚鵡株株鸚鵡具瑜
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
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蝸
反鄭方周禮注曰鼃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鼃鼃
蝦蟇屬也鼃莫耿切

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鼃何足貪也鍾
會芻蕘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鼃蜀之便山若禽獸
山阜
猥積而踣蹶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瀝漏而沮洳
林藪石留又**而蕪穢**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
皐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
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激而石也或作溜

字善曰廣雅曰踣蹶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映咽流不通
也映烏朗反公羊傳曰濺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壅蔽漏
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
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惲曰蕪穢不治

窮岫泄雲日月
恒翳宅土燭暑封疆障癘善曰泄猶出也岫蒼曰燭熱

貌許妖切**蔡莽螫刺**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
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方禮記
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漢罪
流禦秦餘徒剋楊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徒充以山東貨
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徒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
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剋餘也力制

反**宵貌**葛**陋稟質**蓬脆**巷無**行**首里罕**耆耄**耄**
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巴蜀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漢
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行首行首長首
也燕謂之行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行首也善曰
左氏傳曰葛爾爾小國杜預曰葛爾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

也燕謂之行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行首也善曰
左氏傳曰葛爾爾小國杜預曰葛爾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

也遂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粟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或

黷追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

而卒歲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推結左語不曉文字

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

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

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

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

佻或作嫖音葦若一音徒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壘果為媼人物以戕害

為藝善曰楊雄反駁曰何文肆而質壘應劭曰壘狹也

靜好也音畫左氏傳曰自內害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

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由重山之

東阨鳥介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闕闕俞時高櫟

而陞制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

闕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薄戍縣

義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据古據字九御切

纂無異蛛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善曰縣纂

春秋湯祝曰蛛螫作罔罔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螫莫侯

反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

其不勝任也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

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顧

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顧

非累如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

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

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但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菴善藹藹

須時說文曰木董朝華暮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

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

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

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而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矍焉失

所有覲曹容神恣形茹弛氣離坐快墨而謝矍懼也左

矍懼毛詩曰有覲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楊雄方言

曰慙也荆揚之間曰快善曰張以懔先龍反今本並為矍矍

大視呼縛反說文曰睒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蔡垂也謂垂

下也恣與蔡同而隨切說文曰恣心疑也亦而隨反呂氏春

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如臭敗之義也如

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快勅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

墨色下也說文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志辛

文曰謝辭也

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

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

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

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

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

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

辭曰恐皇輿之敗班固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

音義曰過以仇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楊雄方言曰仇剽

躅迹也

兼重一龍反性以貽繆

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逢也

老子曰執古之道仇敷劔切剽匹妙反

值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倉

音第物也弋鼓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值背也

次第物也弋鼓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值背也

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先生夕識

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

夕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夕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爲而無不爲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入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

高鏡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雷則蟄虫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

有異同之性庶覲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尚書洪範

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

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暖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雖明珠兼寸尺譬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日曙旦明也

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

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

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

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言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姦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

書文帝賜尉他書云兩帝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郊祀

揚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

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相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作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

蜀人有揚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

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臚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臚音雖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善曰諸以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

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女

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女天也定泰時雍神

休尊明號

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泰時

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己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欲也雍音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卹角錫羨拓迹開統

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卹角錫羨拓迹開統

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統緒也善曰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星陳而天行

已見西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京賦張晏曰禮記

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鈞陳神名也紫微
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

主也主謂屬堪輿以壁壘兮捐夔魑而扶猶狂張晏曰

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

鬼也猶狂亦惡鬼也今皆捐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

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丑乙切八神奔

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

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魑之屬又捐去之故令入

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麟之盛而以軍裝也麟栗忍切

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

也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

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

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

東京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女曰戚斧也齊總總以搏

又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茸而恭反

搏其相膠鞞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

注曰總總搏搏束聚貌也膠葛已見上文鄭玄駢羅列

禮記注曰奮迅也搏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駢羅列

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眈善曰駢猶併也

曰柴虎不齊也頡眈猶頡頏也柴初翕赫芻霍霧集而

蟻切虎音豸頡胡結切眈胡剛切翕赫盛貌芻霍疾貌

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善曰翕赫盛貌芻霍疾貌

曰霧霧與蒙同音忽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章昭

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虬

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蓋自翳也駟蒼螭兮六素虬虬

略蕤綏瀛虓縻善曰高唐賦曰乘鏤象六玉虬說文曰虬龍

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虬略蕤綏龍行之貌

也瀛虓縻龍翰下垂之貌也虬於鑣切瀛音離縻音

森纒所帥爾陰閉雲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善

宜切

俱開雪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旒邳偈之旖旎也

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流星也神女賦曰夫

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旗龜蛇為旒邳偈竿之貌也邳音質

偈音桀旖旎於綺流星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繚馬旗善曰

旒之流如雷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旒者羽旒也鄭方

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

者編羽毛列繫撞傍乘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聲駢隱以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

疾也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凌高行之崿嶮兮超紆

逐遺風駢音萌切馭先合切譎之清澄孟康曰行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

椽欒而聃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

貌也李奇曰聃音貢蘇林曰聃至也善曰楚辭曰令是

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善曰轅與臻同至也

文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善曰

寒貌也廩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善曰

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

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

疆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服

雉夷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新雉辛夷也本

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藜生曰薄壇徒旦切曼莫

切攢并閭與芟藉兮紛被麗其亡鄂善曰蒼頡篇曰攢

之駢駢蘇林曰駢音巨我善曰深溝欽巖而為谷駢駢高大貌也欽岩深貌

也欽口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

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理之也善曰說文曰逞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

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觀封巒觀施靡相連貌也於是

施弋尔切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屬之欲切

大厦雲譎波詭摧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為觀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唯

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厦之高而成仰橋首以高視

觀闕也摧子罪切唯子水切觀工喚切同冥昫昏亂之貌冥莫見切昫音縣

兮目冥昫而亡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橋與矯

正瀏濫以引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孟康曰瀏清也服虔

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

眇而昏亂善曰言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北而亡垠昭

昭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

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玳瑁為枝碧玉為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為璧飾也埤

蒼曰璘璠文貌也應劭曰璘音璘晉灼曰璠音璠金人仡

仡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

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晉

灼魚乞切嵌火敢切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

雅曰炘熱也音欣檄北極之嶸嶸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嶸其勿切檄

檄也善曰嶸嶸特貌也檄至也晉灼曰嶸嶸檄檄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枅振韋昭曰榮

干旬切雷鬱鬱律於巖突兮電儵忽屋翼也服

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窾洞房釋名曰巖窾洞房釋名曰巖窾洞房鬼魅不

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兩雅曰顛隕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浮蟻蠓而撒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

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

蒼注曰撒拂也蠓莫孔反撒匹列反左攬槍而右夕冥兮前燦闕而後應門晉

曰大人賦曰攬攬槍以為旗又曰左夕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

故云爾也燦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燦怒應門正門

在燦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攬槍

奔星也張揖曰夕冥北方黑帝佐也燦必遙切蔭西海與幽

都兮涌醴汨以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乃蔭西海也善曰山

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

乎崑崙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孳曰

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

泉宮中也蜷音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

拳躬徒昆切

光宮名也晉灼曰穆流猶繚繞善曰穆流高曲之貌也

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

皇旁音傍西清西廂清淨之處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

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

晉灼曰以黃金為璧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兒也善炕

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

而扶其傾危也炕與抗古字同毛詩

似紫宮之崢嶸善曰崢嶸高大之貌也閼闔其窳廓兮

閼音浪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嵫隗乎其相嬰善曰

閼音僚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嵫隗乎其相嬰善曰

衍分布也崦嵫曰崦嵫山長貌崦嵫高貌嬰繞

也衍弋戰切崦嵫音臯隗五賄切

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

然也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老

大

六

子曰有物混成棍與混同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

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曳颺之襲琰室與傾官兮若登高眇遠亡國

蕭乎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琰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

深淵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回焱肆其碭

駭兮披桂椒而鬱鬱移楊詩傳曰肆疾也碭過也廣雅曰

駭起也披與披同說文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棣移也楊楊樹也言回風碭駭披散桂椒又鬱眾移楊也碭

徙浪切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善曰言香

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柱上枿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辟也第房物切薄房闕切櫨力

都薌咲盼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善曰薌亦香字也禮記曰

曰盼蠻布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盼過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鍾經歷至鍾也咲余日切盼許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結切駢普耕

切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芴窮李奇曰鋪門鋪

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芴窮也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馬注子虛賦曰芴窮似橐本

惟彌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彌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

即靜字耳彌普萌切環音宏汨于密切暗烏感切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

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般倅棄其剗刷兮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剗曲刀也刷

倅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雖方征僑與倅佺兮

猶彷彿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

髣髴若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廝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

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倅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躰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

也楚辭曰時彷彿以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蒼頡見諛即諱字音帝

駭驚也回謂回皇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蝓蝻蠖

之中應劭曰題頭也張晏曰蝓蝻蠖漢刻鏤之形也善曰范子曰

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惟夫

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神冀神也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善昭曰逆

也釐音熙也善曰皐皐繇堯臣也伊尹湯臣也

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群倫魁桀函甘棠之惠

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靡薜荔而為

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為吸清

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

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集

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

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

為歌頌以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

祭地祇也華蓋也善曰埤蒼曰旂旌旗也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

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楚辭陳

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軼而下馳如淳曰東阬東海也苦

韋昭曰軼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漂龍淵而還九

垠兮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

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
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廣雅曰垠厓

也厓亦重之義也還音旋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善曰從疾兒

也音竦晉灼梁弱水之濕淡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崑崙之

東有弱水渡之若濕淡耳善曰濕淡小水貌也字林曰

淡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

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貌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也濕吐定切淡音熒蛇音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

屏玉女而却宓妃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

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山西王母所居也神

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

壺宓妃也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

眉服虔曰臚目童子也善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

柴宗祈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燎薰皇天應劭曰牲玉之香也

皐搖泰壹如淳曰皐挈皐也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

皆神名善曰舉洪頤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樹靈旗李奇曰欲

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樵蒸昆上配藜

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

也昆或為焜薪細曰蒸說文曰焜焜火貌東燭滄海西耀流沙

北熿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曰

都賦熿與焜音義女瓚觥觶泔淡服虔曰以女瓚

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瓚觥觶

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

曰秬釀以鬯草觥音求觥力泔嚶豐融懿懿芬芬善曰

幽切泔胡敢切淡大敢切

猶彷彿也遲即樓遲也毛萇詩傳曰樓遲遊息也招必遙切遲音樓遲大夷反光輝眇耀降

厥福芳子子孫孫長無極芳

耕藉

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

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

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摠角辯惠擣藻清豔鄉邑稱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

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

於是乃使甸師清

畿野廬掃路

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為帥者避晉景帝諱

也周禮曰野廬氏

封人墳宮掌舍設桓周禮曰封人掌

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墳謂壇及壝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柩桓再重杜子春讀為柩

桓柩桓行馬也墳

青壇蔚其嶽兮翠幕黝以雲布國語

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

霖賦曰女雲黝其四塞黝黑貌也

結崇基之靈趾兮啓

四塗之廣阼

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

沃野墳

腴膏壤平砥

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周道如砥

清洛濁渠引流

激水

子虛賦曰激水推移

遐阡繩直邇陌如矢

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

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繩直邇陌如矢總犗服于縹軻兮紺轅綴

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

文七

於儼耜總耜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總帛青色音葱耜牛已見吳都賦又曰縹帛青色鞅鞅於革切說文曰鞅也鄭玄周禮注曰鞅端壓牛領曰鞅於革切說文曰鞅也

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天子躬親履在於塵左以待儼儲儼儲也

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

百僚先置位以職分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乎

職分禮注曰命者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禮注曰命者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鞞鞞司馬

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

游車九乘毛詩詩微風生於輕幘纖埃起於朱輪幘車幘也釋名

曰車轆所以御熱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也朱輪見吳都賦森盛貌也

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若湛露之晞朝陽似眾星

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

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

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

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

導引也魚麗已見東京賦屬車已見西京賦子虛賦

曰珍怪鳥獸閭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洛陽

萬端鱗萃閭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洛陽

旁開三門參塗夷庭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

羽獵賦曰方駕千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

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

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

儀公卿奉引后妃獻種稔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

太僕御也后妃獻種稔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稔之種而獻于王鄭司

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稔漢書曰大農

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

后稷播植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

種也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

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天子乃御

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天子乃御

玉輦陰華蓋臧榮緒晉書曰大駕鹵簿有大輦華蓋衝

牙錚鎗綃紈綵繅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

切鎗又行切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紈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綵繅兮紈素聲綃思樵

悴切絜音九綵七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

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為乘輿金根安車五采

文畫鞞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驤龍驤沛艾已見上文

表朱亥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允中黃星以發揮方

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表猶標

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

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

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

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

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禮

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

曰王之五路一日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

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

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

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旒折羽為旌瓊釵入蕊雲罕晻

藹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戰車載闔與釵音義同也

藹蒼頡篇曰藹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藹釵音吸晻

音鳥感切簫管嘲晰以啾嘈兮鼓鞞磁隱以砰磔簫管已見

曰鷓鴣嘲晰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嘈已見上文

周禮曰鍾師掌鞞鄭玄曰擊鞞以和樂字林曰鞞小鼓

也鞞與鞞同步迷切磁與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

砰大聲也字指曰磁大聲也砰披萌切磁苦蓋切

筍簾疑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筍簾軒翥已見西京賦

天子之行擊擊左右鍾已

見西震震填填塵殺馬連天以幸乎藉田震震盛也郭璞

都賦爾雅注曰聞闐

李

群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
蔽野埃塵連天鶩或為霧非也
蟬冕頰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賦千千碧兒
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

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

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
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耒

廣五寸二耒為耦王
逸楚辭注曰撫持也
坻場染屨洪縻在手方言曰坻場

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
傷說文曰縻牛縻也忙皮反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三

已見上文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韋昭曰一發一耒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

上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
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發扶發

切然國語與禮記
不同而潘雜用之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藉三

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

家語注曰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雜還衆

頌斌相雜之貌也
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被褐而

爾雅曰戾至也
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

郭璞曰衣後裾也被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埤

蒼曰髻髻也大聊切毛詩曰總
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
躡踵側肩擠裳連襪說

曰躡踵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
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

從後牽曰擠方言曰襪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

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誦鳴鼓雷

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列

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吾情欣樂於昏
丘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
作兮慮盡力乎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

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靡誰督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

日課也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

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

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

有道也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老子曰貴必以下為

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

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

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

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

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夫九土之宜弗任

四人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

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野有菜蔬

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

其耕無儲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穡以度荒

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穡禮記曰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

一人閔閔焉如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郭偃曰夫三

昭曰季末也三季今聖上昧且丕顯夕惕若慄昧且丕

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

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

刑之恤哉展三時之引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號文公

一時講武章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

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此亦

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

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為籩簋普

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簋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玄曰普淖

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縮鬯蕭茅又於是乎

出左氏傳管仲曰尔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為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

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藝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號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

馨香言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言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讒慝杜預曰栗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

梁奉粢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

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裡祀於是

乎人和而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

神降之福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昔者明王

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

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論語子曰其或繼也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

道謂孝儀刑乎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

道也毛詩曰孚信也孝經子曰愛敬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

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尚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周易曰盛德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

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論語文也敢作頌曰

思樂甸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洋水薄采其芹毛詩曰薄辭也

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詩曰戾來也止至

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耨我

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奴豆我簠斯

盛我簋斯齊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

資齊音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也夕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

念茲在茲毛詩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

日永言孝思故奉牲以告曰博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

碩肥膾謂人力之普存也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

子日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

王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

畋獵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

子虛賦一首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

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

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士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

為辭以
風諫焉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

文園令
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

司馬彪曰畋獵也善

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非也

畋罷子虛過妣烏有

先生

張揖曰妣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詫

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

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

曰可得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

郭璞曰濱

涯也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

掩兔麟鹿射

麋脚麟

司馬彪曰麟轅也音委韋昭曰脚謂持其脚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者覆也

鴛鴦於鹽

浦割鮮染輪

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濡也切生肉濡車輪鹽而食之也善

曰擣搵也擣而緣切搵一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矜自尊大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

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

曰下車謙也

臣楚國之鄙人也

廣雅曰鄙小也

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

善曰覽於

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

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

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

紆第鬱隆崇聳萃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第音佛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也善曰崙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

相摻結而峻絕也善曰孔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類

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駝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

假借協陀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

丹沙也青青腹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垺衆

色炒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

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璿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

璞曰琳瑯瑊玕厲張揖曰瑊玕石之次玉者瑊厲黑石玉名

硬石砥砮張揖曰硬石砥砮皆石之次玉者硬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砥砮赤地白采葱龍白黑不分郭璞曰

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砥砮類玉其東則有蕙圃衡蘭

芷若芎藭芎藭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

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綜西芷離蘼蕪

諸柘巴苴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蘼也似蛇床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曰

巴苴草名一名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案衍

壇曼司馬彪曰陟靡邪靡也案衍案下也壇曼平博也善曰陟弋爾切衍弋戰切壇徒旦切曼莫幹切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

荔張揖曰葳蕤馬藍也葳蕤似燕麥也苞蕤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葳蕤歷切善曰葳蕤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蕤皮

表切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蘋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善曰蘋音煩其埤

濕則生藏葭蒹葭郭璞曰藏葭草名中牛馬蒹葭音郎

東蔣彫胡張揖曰東蔣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藕實也其根藕張

晏曰觚盧菴魯也菴間軒于張揖曰菴間蒿也子可醫疾軒于猶

淹菴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

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應

曰芙蓉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鼉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

珠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榿栢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榿栢豫章

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桂椒木蘭檠離

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離山

朱木楊柳也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也棗棗也善

曰說文曰棗似柿而小名曰榿而充切蘇林曰其上

則有鸛鷓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綠木服虔曰騰

遠獸名也善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郭璞曰曼蛇大獸似

曰射干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郭璞曰曼蛇大獸似

狸長百尋龜似狸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曼音

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

都之山其上有玄豹也於是乎乃使剗諸之倫手格此獸善

剗諸已見楚王乃駕馴駁之馱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

吳都賦乘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飾車也靡魚須之橈

虎豹擾而駕之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驅馳逐曳明月之珠旗張揖

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橈女教切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建干將之雄

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鉅者左烏號

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

也雕畫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

故曰夏服也陽子驂乘娥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

娥阿古之善御者見楚辭娥阿不御焉音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司

獸也善曰楚辭曰娥阿不御焉音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司

蛩麟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見人將來必負

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壓也軼野馬轉陶駘張揖曰軼過

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駘郭璞曰轉

不言車轉不言過互文也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

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騏驎音攜倏倏眇倩泐張揖曰皆疾

如馬一角不角者騏驎音攜倏倏眇倩泐張揖曰皆疾

六切眇式刃切倩雷動焱至星流霆擊郭璞曰弓不虛

發中必決眇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眇善曰洞曾達掖

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曾通右一音五俱切繫音

系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若天之雨獸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

辭注曰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激執

受訕郭璞曰執疲極也執音劇司馬彪曰激執遮其殫

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

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被阿緡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緡細

編細繒也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子衣阿錫戰雜織羅國策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錫與錫古字通

垂霧縠為裳也善曰織細也張揖曰穀細如霧垂以縠積

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張揖曰縠積簡也縐縐也其縐中文理第鬱有

似於谿谷也善曰縠必亦切縐側救切粉粉袂袂揚施戍削郭璞曰粉粉袂

袂皆衣長貌也張揖曰揚舉也施衣袖也戍音卹音卹蜚襪垂鬢

削裁制貌也善曰袂音非施弋爾切戍音卹音卹婦人袿衣之飾也蜚古飛字也襪音織鬢所交切

扶輿音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切翕呬萃蔡張揖曰翕呬呬衣

聲也善曰呬火甲切萃音翠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善曰垂鬢飛襪飄

蕙或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張揖曰錯其羽繆繞玉綏張揖曰楚

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言手纏絞之

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鬢鬢郭璞曰

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善曰說文曰獠

獵也力安切嫫媧敦率上乎金隄韋昭曰嫫媧敦率匍匐上

善曰嫫媧音盤媧先揜背翡翠射駿驥善曰方言曰揜取

安切窳先忽切揜背翡翠射駿驥也駿驥已見上文微

矰出蠟繳施善曰矰繳弋白鵠連駕鵝善曰言既弋白鵠雙鶴下

鶴善曰雙鶴見上注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言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

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修矰繳將加已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浮

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揚旌棹張揖曰揚舉也折羽為

棹船舫樹旌於上善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

曰棹依郭說棹音曳張翠帷建羽蓋也善曰翠帷羽蓋

謂以翠羽罔瑋瑁鈎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善

從金鼓韋昭曰從擊也音窻吹鳴籟張揖曰籟籟也榜人歌張

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

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善嘶蘇奚切介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龜躍濤浪作涌泉起奔揚

會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善曰溢普頓切礪石相擊硠硠磔磔善曰礪力對切若

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文穎曰靈鼓六面鼓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隊部也行胡郎切

隊大內切纏乎淫淫般乎裔裔善曰纏音屣般音盤於是楚

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怕乎無

為憺乎自持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曰怕無為也廣雅曰憺怕靜

也神女賦曰頰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徒濫切怕與泊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御

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鸚香稻鮮魚以為芍藥

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

氏之說以勺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韋昭曰勺丁削切藥旅酌切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焮自以為娛韋昭曰焮謂割鮮焮輪也郭璞曰焮焮也善曰將音齧焮七內切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曰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為遠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眾與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

致獲以娛左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

也并力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今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郭璞曰以高為高談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也奢闊也竊為足下不取也必

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

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

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為

輕於齊使非其人為累於楚也累力瑞切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

階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為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

海阻山也聲類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射日階或作渚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

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應劭曰渤海獵其上也善曰臚直瑞切浮渤海別枝

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邪與肅慎為隣郭璞曰肅慎國名在

海外北接之右以湯谷為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善曰言為東界則右當

為左字之誤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傍

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海外有截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

不蒂芥善曰蒂芥已見西京賦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倣儻猶

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賦曰珍怪

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萃同集也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高不

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辯九州名山別草木高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曰契善計也善曰廣雅

曰充物滿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是以王辭不復司

彪曰復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學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郭璞注

亡是公听然而笑

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

曰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封疆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封疆

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晉灼曰卑古貶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祗適也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豕領山東南至

更折縣入洧水紫淵徑其北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為在北也

終始灞澹出入涇渭張揖曰灞澹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

出苑去也豐鎬潦澹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

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澇水也說文曰澇水出鄠縣北入渭澹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

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

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澹豐鄠潦澹九入川東西南北馳

驚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

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於

漫也浦水崖也淤於庶切善曰方言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名也南海經曰

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過乎泱泱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

之野如淳曰大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楊雄方言汨于

貌也決烏即切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子為螭張揖曰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鮠音巨鱠音惜

赤螭雌龍也 魚鱠漸離出鞏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

鱣鮪鮪鮪郭璞曰鱣魚有文彩鮪似鮪

比目魚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得乃行鮪鮪魚捷

也似鮪有四足聲如嬰兒禺音顯鮪音榻鮪奴榻切捷

鱣掉尾振鱗奮翼唐賦曰振鱗奮翼捷巨言切掉徒鈞

切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魚鼈謹聲萬物眾夥善曰小雅

明月珠子的樂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於江

靡厓也善曰說文曰玨璅明蜀石黃硬水玉磊砢日張揖

珠光也玨璅與的璅音義同蜀石黃硬水玉磊砢日張揖

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硬硬石黃色水玉水精也磊砢

魁壘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常庭之山其上多水玉硬如

交切砢磷磷爛爛采色滂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藜

洛可切砢磷磷爛爛采色滂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藜

積乎其中鴻鵠鵠鴛鴦屬玉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

大長頸赤目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

紫紺色者也 也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屬也庸渠似鳧灰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鴝鵒頭鳥郭羣浮乎其

璞曰盧鸕鷀也箴音鍼疵音資鸕音慈也 羣浮乎其

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汎音馮汎敷劍切與波

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薄猶集也 唼唼菁藻咀嚼菱藕

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 於是

與唼同所甲切唼丈甲切咀才汝切嚼才削切 於是

乎崇山直聳直聳龍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 深林巨

木蘄巖巖參差郭璞曰皆峯嶺之貌也蘄仕九峻截薛

南山峩峩郭璞曰截薛高峻貌也善曰九峻南山巖陁

已見西都賦截音截薛音齧峩音娥

齶錡摧萎崛崎司馬彪曰似歌甌也張揖曰摧萎高貌也

崛崎斗絕也摧作罪切嶸音掘崎音錡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

拔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蹇產詰曲也郭璞曰自溪

及瀆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山石收斂溪水而不分泄

豁呀豁開阜陵別鳴郭璞曰豁呀大貌豁開空虛也

呼加切開河歲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嶼音擣

草也郭璞山海經曰蕙香草蘭屬也

糝以蘼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辭

夷香草布結縷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攢戾莎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揭

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芝輿香橐本射干郭璞曰橐本橐本也

方末切司馬彪曰射干舍切苾薑藁荷張揖曰苾薑子薑也

干香草也射干舍切苾薑藁荷張揖曰苾薑子薑也

持若蓀如淳曰蓀音鍼韋昭曰持音懲張揖曰蓀香草也鮮支黃礫

司馬彪曰鮮支支子蔣苧青蘋張揖曰蔣苧也苧音三布

也張揖曰皆香草也蔣苧青蘋張揖曰蔣苧也苧音三布

濩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濩閔大也濩音護延曼戰切離靡廣

衍善曰離靡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應風披靡吐

芳揚烈善曰烈酷烈香氣郁郁菲菲眾香發越郭璞曰

散也菲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音妃音妃肸蠨布寫晻夢必第司馬彪曰肸蠨過也芬芳之

香氣盛秘醇也善曰說文曰肝蠻布也秘醇必弗音義同說文曰醃醃香氣奄藹也醃與醃同醃與醃同醃

音奄必步必切弗音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紛軋芴孟康曰續紛衆盛也軋芴

緻密也續丑芒芒恍惚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

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善曰漢宮殿

薄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

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言不彫其獸則獮

凍也善曰孫卿子曰松栢經隆冬而不彫

旄貌犛沈牛塵麋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

貌白豹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塵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

沈牛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犍狗食人者

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曰尸子曰寒

凝冰其獸則麒麟角端駟橐駝郭璞曰麒麟似麟而無角端似豹角在鼻

上中作弓韋昭曰背上

有肉似橐駝故曰橐駝也

蛩蛩驛駃騠驢言駃騠郭璞曰驛駃音奚駃音缺駃音提驛音贏同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

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廊廡上級

下級皆可坐故曰重

華棖壁璫輦道纒屬韋昭曰裁金

頭也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纒屬連屬也張揖曰纒力尔切屬之欲切

步櫺周流長途

中宿善曰步櫺步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櫺郭璞曰中途樓閣間陞道司馬彪曰中宿乃

至其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峻山也張揖曰平此山

增成峻巖突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突底為室潛頰杳眇

而無見仰光撩而捫天善曰聲類曰頰古文俯字說文曰頰低頭也楚辭曰遂倏忽而

捫天晉灼曰兆古攀字也
捫摸也撩音老捫音門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

軒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
也應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版也更工衡

切青龍蚺於東箱郭璞曰蚺龍行貌也善曰孫炎

切蟻力象輿婉倅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

婉倅動貌靈囿燕於間館張揖曰靈囿衆仙之號也楚

閑倅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倅倅日中人也暴謂

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醴泉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

川而過盤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頓欽巖倚傾

郭璞曰欽巖欹貌也嶢峨嶢嶢刻削崢嶸郭璞曰言自

善曰嶢音捷嶢音業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並已

璿玉旁唐玢函文鱗郭璞曰旁唐言磐礴也玢函文理

處磅礪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

點也犖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

西序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黃甘橙棗郭璞曰黃甘橘屬而

音湊張揖曰棗小橘屬也出武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張揖

把似斛樹長葉子如杏亭山梨也厚朴藥名棗棗楊梅

也郭璞曰燃燃支木也燃音煙朴步角切櫻桃蒲葵

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櫻桃蒲陶善曰櫻桃蒲葵

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櫻桃蒲陶陶見南都賦隱夫

奠棣張揖曰隱夫未詳奠山李也郭璞曰荅還離支張

曰荅還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麓剥去羅

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還音沓離力智切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上陵下平原司馬彪曰馳延也羊氏切揚翠葉

抗紫莖張揖曰抗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沙棠櫟楮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

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楮似於葉冬不落應劭曰櫟採木也櫟音諸於音零採音采

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為索楓攝也脂可以為香郭璞曰枰平仲木也櫨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留落胥邪仁

頻并閭郭璞曰留未詳落獲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頻梭也善曰仙藥錄曰櫨柳

邪并閭一名梭然仁頻即櫨柳也胥獲音鑊欒檀木蘭孟康曰欒檀檀檀別名也欒音讒豫

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七尺曰仞夸條直

暢實葉葎榭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曰葎大也葎音峻攢立叢倚連卷欒

危司馬彪曰欒危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欒力爾切危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崔錯發

飢郭璞曰崔錯交雜發飢蟠戾也坑衡閭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閭切閭烏可切切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秋曰樹肥

紛溶箭蔘猗猗從風郭璞曰紛溶箭蔘支

劉蒞蒞司馬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

傑池芘虎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傑池參差也芘虎不齊

雜襲索輯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索古累字輯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

女援素雌雌攬飛蠓張揖曰雌似母猴印鼻而長尾攬似獼猴而大飛蠓鼠也其狀如兔

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蠓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遺蠓音誅善曰夕援言援之雄者夕色

與集

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因山谷遮車騎雷起躬天動地

郭璞曰躬猶震也善先後陸離離散別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曰

廣雅曰陸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

韓子曰雲布風動周生貌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

易曰雲行雨施也手能窳足豎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豳如熊

璞曰足蒙鷓蘇孟康曰鷓鷃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鷓

謂踏也為奇故特言綺白虎郭璞曰綺謂絳之也被班文善

之以成文耳鷓音曷跨檉馬善曰跨謂凌三峻

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下積歷之坻張揖曰

平也坻下阪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水椎蜚廉弄

道也坻音遲

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

今可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蛤鋌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

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音罽驪裏射

退蛤音閤善曰說文曰鋌小牙也市延切罽驪裏射

封豕張揖曰豕大豬也善曰聲類曰罽係取也工犬切左氏

傳申包胥曰吳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

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

態善曰部曲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儵復

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狡獸

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轉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

兔捷跳故曰**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捷耳捷音接

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鸞蕃弱滿白羽**文穎曰鸞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鏞為滿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蕃弱蕃與

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射游梟**張揖曰梟惡鳥也故射之**標蜚遽**張揖曰梟惡鳥也故射之

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曰**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音鉅

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然善曰說文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

后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也善曰**凌驚風歷駭**楚辭曰鳥託乘而上浮

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之上而與**躡步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

神俱者也**道孔鸞促鷓鴣**郭璞曰道促皆迫也**拂翳鳥**張揖曰山

疑之山有五采**捎鳳凰捷鷓鴣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之鳥名曰翳鳥

善曰方言曰揜取也樂汁圖焦**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

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

璞曰襄羊猶彷徨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徑馳去也**晻乎反鄉**郭璞曰忽然

疾歸貌**歷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歷躡也音厥張揖曰此

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

雲陽甘泉宮外鳩音支**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灑**張揖曰灑灑於池中

鷓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

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掩昭曰權今掉也並直孝切

也

也

也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郭璞曰南善曰方言曰掩者息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

略巡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轡轢**郭璞曰徒

步也轡轢也善**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善曰廣

曰輶女展切**與其窮極倦矧驚憚龍言伏**郭璞曰窮極倦矧疲

貌不動貌也矧音劇憚**不被劊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言

丁曷切驚言之涉切**於是乎遊**郭璞曰言

交橫也他**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平**於是乎遊**

徒河切**戲解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張樂乎膠葛之**

寓**撞千石之鍾**張揖曰千石**立萬石之虞**

張揖曰虞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旁**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張揖曰以

也**奏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

郭璞曰華葆也**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

唐堯氏也**聽葛天氏之歌**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

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亥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

五穀五曰劘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

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

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三曰

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為曲**千人唱萬人和山**

以民為氏以遂為育以建為徹皆誤**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巴渝宋蔡淮南**

千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

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張

揖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文成顥歌**文穎曰

負三人淮南鼓負四人千遮曲名**族居遞奏金鼓**

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顥益州顥縣**族居遞奏金鼓**

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顥與滇同也**族居遞奏金鼓**

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鏗鎗闐鞞洞心駭耳**善曰鏗

也闐鞞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曰鞞鼓**荆吳鄭**

聲闐與鏗鞞與鞞古字通闐託郎切鞞音榻**荆吳鄭**

衛之聲

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韶舜樂也漢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

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

海南乃為

陰淫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沔曲也衍弋戰切

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

李奇曰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

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

鞞之倡

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郭璞曰狄鞞西戎樂名也鞞丁奚切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郭璞曰言所觀也靡

曼美色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

琴宓妃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絕殊

離俗

郭璞曰離俗無雙也妖冶媚都媚雅也或作閼小雅曰都盛

也靚粧刻飾便嬛綽約

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

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

柔撓嫚嫚嫚嫚嫚嫚皆

骨體弱長豔貌也嫚弱顏也善曰埤蒼曰嫚媚悅也

之嫚撓女教切嫚於圓

曳獨繭之綸綰眇閻易以卹削

張揖曰綸襜褕也綰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閻易衣

長大貌也卹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綸音踰綰音曳

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

郭璞曰香氣盛也漚一候切又曰鮮明貌也善曰

辭曰美人皓齒嫖以嫖又曰

長眉連娟微睇絲藐郭璞曰連

娟言曲細也絲藐遠視貌善曰

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

曰彼色來授我魂於是酒中樂酣

郭璞曰中半也中仲切天子芒

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

聽餘聞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間音閑順天道以

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天道也時休息於此郭璞

苑園中也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

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為于偽切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於是乎乃

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稅于農郊韋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

曰墾耕也小雅曰墾足也墮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

往也雉兔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養

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言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不聚人眾其中也仞滿也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興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

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

曰變宮室車服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

下為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周易曰聖

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

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鳴玉鸞之啾啾游于六藝之圃

馳騫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論語

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射狸首兼騶虞郭

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弋女鶴舞干戚郭

曰干楯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女鶴以為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女鶴

公羊傳曰朱千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單也前有九

玉戚以舞大夏載雲罕揜羣雅流雲單之車掩捕也詩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今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

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子樂

樂得材智之人使在位故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

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

也翱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疏述易道郭璞曰脩

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

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天子郭璞曰明堂

居太廟太室鄭方曰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次羣臣奏得

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

風而聽隨流而化焮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焮猶刑錯

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

彪曰羨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

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費府庫之財

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務在獨樂不

顧衆庶善曰鄭方毛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繇也郭璞曰繇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豕辟而人無所食

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薛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

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

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材誘切善逡巡避席善曰公

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却退也曰鄙人固陋不知

忌諱善曰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揚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

之際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

賓客充庖廚而已善曰財與纒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

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

露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囿神爵棲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鷄斑文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

哉帝曰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

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

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子齊宣王問孟子子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荅

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孫卿

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

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

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

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

曰盤屋有長揚五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善曰漢書曰槐

柞宮旁步浪切善曰漢書曰槐

涯也言循渭水之涯而東也公羊傳

濤塗曰濱海而東濱與賓同音也

曰南北穿昆明池象滇河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

習水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孟康曰馭娑殿名也善曰

章宮名也神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

明臺名也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

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

名法効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象之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

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上書曰北狄中

國之堅敵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

齊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御所營善曰說

之民

待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尚泰奢

也即賦云禦自汧渭經營豐鄙甲或為田非也

麗誇詡善曰毛萇詩傳曰非堯舜成湯文王五驅之意

也善曰三驅已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

也見西都賦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

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

脩而已當以泉臺為折中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

也韋昭曰制或為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

曰羽獵求始三年十二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

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論者云否各以

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於下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雄自謂也言

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則

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

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爽遐邇張晏曰爽差也善曰言創業

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女宮富既與地乎侔些貴正

與天乎比宗善曰女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

尚女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女宮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齊

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駮乘狹三王之阨僻

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為相公

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魯衛駮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善曰寥廓高遠也韋昭曰登高也閔大也建道德以

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夕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

黑故曰女冬隆烈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

春百草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

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以奉終始顓頊女冥之統應

曰顓頊女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儲積共

也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閭闔已見上文侍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侍具斬叢

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禦自汧渭經營豐鎬善曰孔安

曰經營規度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徠

規度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徠

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杳合也爾廼虎路

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落落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

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峻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

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鴻濛沆茫揭以

崇山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

莽揭音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

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蒙

盾負羽杖鎡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

狼育夏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

櫜之罽善曰言罽之大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

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

曰攬彗星青雲為紛紅蜺為縵屬之乎崑崙之虛昭韋

也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崙虛縵下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濤水天星之波言廣大明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也欃槍為闔明月為候

孟康曰闔戰闔自障蔽如城門外女熒惑司命天弧發

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

皆曰命漢書曰狼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服虔曰鮮扁戰

行軍壘駢衍也晉灼曰必滿徽車輕武鴻網捷獵晉灼

也善曰扁音篇必頻一切武徒也鴻網相連貌躬躬軫

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徒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躬躬軫

軫被陵緣坂窮負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軫也軾或為羽騎營營眈分殊事軾昭曰騎負羽也蘇林

也負或為羽騎營營眈分殊事曰眈音明也善曰毛萇詩

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眈音戶續紛紛往來輻輳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如淳曰輻音雷輳音盧於是

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女宮善曰陽朝陽明之撞鴻鍾

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六白虎載靈

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輿車駕白虎四蚩尤並轂蒙公先

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楚辭

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昭

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昭

日歷干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

捎拂也

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萃從沈溶淋離廓落

缺吐火施鞭而為衛也閃失染切萃從沈溶淋離廓落

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曰不言

蒼日從走貌也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

容淫鬻從先勇切沈以求切溶音容戲音麾飛廉雲

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

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埤蒼曰鼻

喘息聲也瀟率吸鼻之貌鱗羅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

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

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啾或為秋蹌蹌

日翰毛之長大者鼻普利切瀟音肅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

名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蹂蕙圃踐蘭唐

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舉烽烈火轡者施技善曰轡

度日蘭唐蘭生唐中也

之人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捷之騎也善曰虓

也

虎之陳從橫膠鞮森拉雷厲驥駢駘駘服虔曰虓音哮

善曰毛詩曰駉如虓虎拉風聲也哮火交切藎音獵

動地岷善曰洶洶也洶洶勇切岷五合切

蕭條數千里外善曰羨切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

向毛萇詩傳日趣趨也

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者欲

地蒼豨跋犀犛蹶浮麋善曰廣雅曰地引也音他浮麋

過麋也跋步末善曰廣雅曰擗擊也騰空虛距連卷善

切蹶居月切斲巨狴搏亥獾善曰巨狴獸名也側略切

日廣雅曰擗擊也騰空虛距連卷善曰巨狴獸名也側略切

至也卷音拳踔天矯娛澗間善曰三蒼詁訓曰踔踔之枝也

孝也丑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

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茨藜服虔曰獲夷能獲

爾也掌以掌擊之也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

履般首帶脩蛇謂踐履之也淮南子曰吳為封豕長蛇鈞

赤豹揜象犀善曰揜古牽字趾巒阮超唐陂如淳曰趾超

巒山小而銳院大坂也車騎雲會登降闔藹善曰闔藹衆盛

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

赤氣為幡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

以白氣也言賦曰長劍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也善曰浦水涯也善曰羊貌

耿介倚天外南子曰陰陽儲與聊浪放蕩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

也與音餘浦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

日晏無雲之處也

逢蒙列眚羿氏控弦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

道傳昇昇傳逢蒙說文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服虔曰皇車君車也

李奇曰純緣繞也善曰幽輅車聲也望舒彌轡服虔曰

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馳善曰望舒彌轡望舒月

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圍徙陣浸淫楚部善曰部軍之

詩傳曰蹙促也蹙古字通子育切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壁

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逢之則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

未及起走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

起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罕畢罕也聿皇輕疾貌蹈飛豹躡鳴陽善曰鳴陽即狒狒也追天

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應駢聲擊流光野盡

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

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

得獸若羸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犢弗迷

犢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

霸陳倉人舍犢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為

石雌如楚止南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晉灼曰口之上

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三軍茫然窮穴闕與

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

穹穴者懈怠也晉灼曰闕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意言三軍

芒然懈倦容貌闕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意言三軍

郎切尤音淫闕宜觀夫剽禽之絀喻犀兕之抵觸韋昭

音但善曰古但字繼與趾同已見熊羆之挈攫虎豹之

凌遽韋昭曰挈獲惶遽也善曰徒角槍題注踈竦龍怖

魂亡魄觸輻關脰善曰徒但也服虔曰獸以角觸地

獲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之際必踐履而妄發期中進退履

其端未嘗不創淫輪夷上累陵聚張晏曰淫過也夷平

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於車輪也於是禽殫中表善曰

仲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冥深閑之

下之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善曰尚書曰

水故以東瞰日盡西暢無崖善曰日盡盡目而隨珠和

山名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玉石瞽釜眈燿青熒善曰玉

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睿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

孔雀翡翠垂榮善曰榮王睢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

其中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雎鳩毛萇曰雎鳩王

說文曰鳥毖鳥振鷺上下砢磔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

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凌堅

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善曰嚴言可畏也巖岸

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蹈獮獺據鼃單鼃善曰郭璞

語注曰索求也嶽口銜切

曰獮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服

度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

服虔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

蟻茀茀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

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魚大

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方推夜

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

也皆水沒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殷

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韋昭曰俄印也車有

前昭光振耀鄉習如神善曰蠻習疾也蠻仁聲惠於北

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

貉捷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詩

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者也貉

切莫白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群公常伯陽朱墨

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

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夫古之觀東嶽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上猶謙讓

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發黃龍之穴

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藪澤名

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

也

數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

非章華是靈臺

善曰言以楚章華為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祖離宮而輟觀游

善曰罕祖言希往也

士事不飾木功不彫

善曰晏子曰土木事不鏤

丞民乎農桑勸

之以弗怠

善曰聲類曰丞亦拯字也說文曰拯上舉也

儕男女使莫違

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為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士階切

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

善曰虞與娛古字通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

善曰

言馳弋神明之囿奠以齊其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

與百姓共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采者也

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

善曰鬯與暢同暢通也

加勞三皇日勤五

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

善曰祗敬也雍和也

立君臣之節

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

背阿房反未央

善曰麗光華也鄭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